



装甲兵的创建者许光达

□ 张 阔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许光达是最年轻的十名大将之一，年仅47岁。与其他将领一样，他身经百战、功勋卓著，同时他的名字更是与人民军队的装甲兵事业紧密相连，被誉为“新中国装甲兵之父”。

从黄埔学员到留学苏联

许光达1908年出生于湖南长沙东山乡萝卜冲（现改称黄兴镇光达村）。他既有黄埔军校的求学经历，又去苏联留过学，这为他后来领导组建装甲兵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26年1月，经中共湖南区委推荐，许光达考入黄埔军校，经过3个月的新生训练后编入第五期炮科。在黄埔，他不但接受严格正规的军事训练，还亲耳聆听了毛泽东、周恩来等的报告或演讲，令他大开眼界、受益匪浅。他训练刻苦，有一股“不服输、不放弃”的劲头。在一次对刺训练中，他专门挑一个外号叫“大块头”的全队刺杀冠军较量，但是很快败下阵来。对方扬言：“你练两年以后再来同我较量吧。”许光达受到羞辱，反而激发他更加拼命地投入到训练中。他注重养成，军人姿态非常标准，是全队的队列动作标兵。

许光达毕业后不久就参加了南昌起义，在血战三河坝中被炮弹炸伤，与部队失去联系。1929年5月，重新找到党组织，9月受中共中央指派，前往洪湖地区从事军事斗争。在1932年1月的应城战斗中，时任红25团团长的许光达亲自带领战士们冲上前沿阵地，被敌炮楼机枪击中，子弹离心脏很近，生命垂危。在洪湖苏区医院，因为没有麻药，他嘴里咬着毛巾，双手抓住护士手臂，接受手术。由于子弹进得太深，经过多次努力均未能取出。党组织决定许光达前往上海治疗。在上海的一所医院里，就在许光达被推进手术室准备麻醉时，地下交通员闯进来，拉起他就往外面跑。几分钟后，一批国民党特务就冲进这家医院。原来，党内出了叛徒，

出卖了情报。所幸许光达被及时转移走了。

适逢中央要抽调一部分干部去苏联，于是决定许光达去苏联学习并治疗枪伤。历时一个多月的艰苦辗转，许光达来到莫斯科。1932年10月，许光达等约50人进入莫斯科国际列宁学校中国班学习。他首先着力攻克俄文关，很快就能用那带有湖南腔的俄语与人交谈并能读懂俄文书籍。二三十年后，他在家还常用俄语与子女交谈，当问及他“怎么记住那些俄文单词”时，他说：“**воскресенье**，是星期天，我就记住‘袜子搁在鞋里’该休息了。”为了早日学成归国，他利用一切时间如饥似渴地看书学习，扎扎实实、认真真地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系统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学说。1934年6月，许光达从国际列宁学校毕业。之后又转入该校特别班学习汽车、坦克等专业，直到1937年11月才回国。

保卫党中央“许光达功不可没”

回国后，许光达先后担任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教育长，中央军委参谋部部长兼延安交通司令、防空司令、卫戍司令，八路军第120师独立第2旅旅长兼晋绥军区第2分区司令员等职。

1947年8月16日，正在转战陕北途中的中共中央机关冒着大雨进至佳县乌龙铺以东一带。中央西北局和后方机关从佳县向黄河以东转移。这时，国民党军刘戡、钟松两部正南北对进，相距只有百里左右，企图对我部进行夹击。党中央处境极其危急。彭德怀急令时任西北野战军第3纵队司令员的许光达：火速赶到乌龙铺、曹庄一带，接应和掩护中央机关安全转移。

8月17日凌晨，第3纵队到达指定地域，许光达立即向旅旅长下达命令：“哪怕敌人的炮弹落在身上，也不许后退一步！”18日上午10时左右，部队在乌龙铺以北和刘戡第29军

先头部队交火，因大雨引起山洪暴发，战斗没有取得预期结果，党中央仍然没有脱离危险。19日，许光达率部赶到乌龙铺以西的当川寺。在前有追兵、后有葭芦河的情况下，第3纵队背水一战，死死地把敌人阻住不前。与此同时，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主力在沙家店地区与敌展开决战，取得毙伤俘敌6000余人的重大战果，中央机关终于化险为夷。战后，毛泽东在西北野战军旅以上干部会发表讲话：沙家店这一仗确实打得好，对西北战局有决定意义。毛泽东接着谈军事方面的胜利，周恩来补充说：“许光达功不可没。”

在1948年4月的洛白公路追击战中，许光达指挥部队通过挖沟、砍树设障、制作“土炸弹”进行攻击等办法，敢打巧打，缴获敌7辆坦克，这让他与坦克又多了一份渊源。

“我这后半生就交给装甲兵了”

1949年底，许光达随彭德怀进京，协助起草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的工作报告。有一次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与许光达在一起谈论他今后工作的问题。正说着，毛泽东走了进来，知道大家在谈论的话题后，便问许光达想搞哪一样？许光达回答还是搞陆军。毛泽东随即说：“我可以看到吧。我们从实际出发，陆军机械化，先从坦克搞起，就让许光达去拉这个架子。”几个月后，许光达奉命进京组建装甲兵，彭德怀在西北送行时，要他先带个头，把装甲兵搞起来，为军队现代化闯一闯路子。许光达回答道：党把装甲兵部队交由我建设，我会尽力而为。我这后半生就交给装甲兵了。

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组建一个新的兵种，难度超乎想象。1950年，全国只有2个战车师又2个战车团，官兵125万余人，共有坦克543辆，这就是当时的全部家底。这些坦克都是从国民党军队手中缴获的，大都破烂不堪、不能动弹。官兵也多数是原国民党军队人员，思想觉悟不高，军事

素质较差。针对这种现状，许光达确立了先编成几个坦克师、再办好坦克学校和训练基地，以及建设坦克工业的建设方针。

1950年6月，毛泽东签发了中央军委命令，任命许光达为装甲兵司令员。根据中央军委通知，以一野第二兵团机关为基础组成装甲兵领导机关，抽调其司、政、后机关共457人來京。9月1日，在北京东四四条32号，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摩托装甲兵司令部，这标志着一个新的兵种的诞生。随后又成立了政治部、后勤部、技术部，装甲兵领导机构逐步完善起来。

接着是整编坦克部队。为了确定坦克编制表，许光达亲自查阅了大量苏军资料，又通过坦克部队指挥员了解部队情况，制定出坦克师、独立坦克团及独立坦克营3种编制表。在此基础上，按照“统一编制和调整干部、配备车辆器材”的方针，把全国的坦克部队整编为2个旅（后改为师）、1个特种战车师以及坦克学校，他兼任校长。在近半年时间里，按照正规、统一的编制完成了从领导机关到坦克部队的整编和创建工作，形成了人民军队装甲兵这一崭新兵种的雏形。很快，年轻的装甲兵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大显身手。志愿军坦克部队在朝鲜战场上以间接瞄准射击的火力支援步兵作战，又前出到我防御前沿或翼侧占领发射阵地，以直接瞄准射击的火力支援步兵战斗，打出了国威军威。

在组建装甲兵过程中，许光达始终坚持“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部队”的观点，不但自己身体力行、以身作则，而且不断要求干部带头学习技术、掌握技术，为把装甲兵建设成为现代化的技术兵种践行了把“后半生就交给装甲兵了”的诺言。



清理战场，撤出战斗

由于1营伤亡巨大，且弹药消耗殆尽，团首长决定从2、3营抽调兵员和武器弹药，紧急增援1营战斗。入夜，敌停止进攻，张国斌和团首长决定调整部署，于30日1时再次发起进攻。

就在537团做好战前动员，准备慷慨赴死之时，师侦察科长韩俊带着3名侦察员找到团指挥所，传达了关于战役结束的命令。原来，179师撤出战斗前，政委张向善亲自向韩俊交代任务，要他务必找到537团。

接到命令后，团首长立即组织部队清扫战场，掩埋牺牲的同志，带上伤员撤出阵地。1营机枪射手譚金科担负掩护部队撤离任务，完成任务后与主力部队失掉联系，在寻找队伍途中遭敌冷炮袭击，双腿受重伤无法站立。凭借着超人的毅力，直到第七天，譚金科用双手爬出敌人包围圈，找到了志愿军某部的一个医院，医生给他处理了伤口，随后将他转移到后方。5个月后，痊愈的譚金科成功回到队伍。

在535团接应下，537团顺利踏上师指定撤离路线，于三八线附近多大洞、自逸里地域集结休整，补充了部分新战士及粮食弹药，并对战斗情况进行总结。第3兵团首长对537团坚决执行命令的事迹进行了传令嘉奖。

血战九陵山是179师入朝作战以来第一次与美军交锋。在入地生疏、装备劣势、准备仓促、供应困难的情况下，仅依靠步兵武器和少量火炮，与具有大量飞机、坦克、火炮等现代化技术装备之敌作战，争取到了最大胜利，也获得了与美军交战的宝贵经验。



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渡江战役纪念馆参观时十分感慨地说：“渡江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渡江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在战略追击阶段发起的一个大规模战略性战役，也是人民解放军战争史上规模空前的强渡江河进攻战役。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和渡江战役总前委的统一指挥下，江北解放区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了一场长达5个多月轰轰烈烈的支前运动，共发动民工320万人，筹运粮草4.5亿斤，征用船只5万多只，还为部队提供大批作战器材和军需物品，为渡江战役胜利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筹船只、援粮食，助力雄师渡大江

渡江作战，首要问题就是船只。国民党军把沿江一带民船掳掠到南岸，筹集船只工作极为迫切和艰巨。经过党政军民一个多月的共同努力，全军共筹集各型船只9400多艘，与此同时，必须把数量众多的船只隐蔽好，以防止国民党军飞机、军舰袭击。战斗打响之前，又要把船只由内河掘渠翻坝尽快送入长江，以达到战役发起的突然性。为此，各部队在地方党委的支持下，动员上百万民工和部队团结奋战，挖掘、构筑众多船坞，以隐蔽船只，并采取开渠灌水，掘堤引渡，拉船翻坝和陆地行舟等办法，保证船只尽快入江。渡江战役发起后，千里江面上桅樯如林，白帆如云，近万只木船穿梭往来，短短几天时间就把百万渡江大军和作战物资运送到南岸。

兵马未动，粮草先筹。参加渡江战役的部队和民工、俘虏约150万人，以每人每天工粮2斤计算，5个月共需4.5亿斤。但华东支前委员会直接掌握的仅有1.3亿斤，中央拨给9000万斤，苏北支援1亿斤，剩下的1.6亿斤由江淮和皖西征借补足。广大人民群众在“打过长江去，消灭反动派，解放全中国”口号鼓舞下，支前情绪高涨，踊跃借粮献粮，都超额完成任务。以苏北为例，扬州和泰州地区担任粮草物资供应的主要任务。根据一个军每天需备足8万斤米面、15万斤柴草，以及油盐蔬菜等大量副食的计划，筹运工作于1949年3月25日前就提前超额完成。据不完全统计，扬泰地区人民共筹集粮食13519万斤，马料768万斤，柴草9793万斤。由于群众的踊跃贡献，在借粮过程中，扬州地区仅用8天时间就筹集85万担粮食，超额完成5000担。邓小平曾在一次报告中动情地说，江北人民“把家里的粮食尽量拿出来，并表示只要渡江，饿着肚子也不要紧。为解决烧柴困难，人民甚至无怨无悔地拆房子给我们当柴烧”。

此外，担运物资、运送伤员也是民工支前的一项重要工作。苏北和盐阜地区组织12万民工奔赴前线，东台县4000多民工转战江浙闽赣，行程7000余里。靖江县1949年3月组织民工6288名，担架500副、小车377辆、挑子1762副，随军南下。苏皖解放区人民还为渡江大军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拥军热潮。沿途迎接、驻地安排、茶水供应等一应俱全。江淮各地捐献军鞋5万双，赶制军衣4万套。人民解放军突破江防后，重见天日的江南百姓，怀着喜悦心情夹道欢迎人民子弟兵，他们箪食壶浆，积极当向导、送情报，抢救被敌人破坏的桥梁、道路，帮助解决后勤供应困难。

协助大练兵，锻造“水中蛟”

渡江战役中参战官兵北方人居多，很多不习水性，不悉水情，缺乏水上作战经验，产生了这样那样的顾虑：“只要双脚挨地，怎么着都有办法，一进水里，有劲使不上。”当地船工是乘风破浪的老手，不少能“泳渡长江”。参加支前的船工认真向战士们介绍船的性能、长江水文特点、乘船知识，热情地传授划桨、摇橹、掌舵等技能。在老船工的指导下，参战官兵很快学会了游泳、武装泅渡、水上射击等本领，掌握了划桨、撑船、修船补漏、自救互助、制作救生圈等技能，消除了对长江的顾虑。

靖江县在渔民、船民中精选500名水手，教战士们学会掌舵、划桨、撑篙、扯篷、游泳、潜水等本领。还和战士一起动脑筋，用芦柴扎成三角形的救生圈，用木材扎成4

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胜利

□ 颜 慧

米多宽、10米多长的木排，装上汽车引擎垒起棉花胎，加上轻重武器，制成了30多艘“水上土炮艇”，这种“新武器”在渡江战役时发挥了威力。船工刘宗美还为战士们在船的两侧安上了拉手绳索，并提出用竹子、稻草做简易的救生圈，用石灰、土砖涂抹船身，使船和水融为一体，用棉絮加固船舷，用麻袋装土堆砌在船头做防弹用。这些做法在各渡江船只中得到推广，在后来的实践中起到重要作用。秦基伟在当时的日记中记载，“群众对部队传授的经验（水上速度、方向、队形、上下船动作、江上救生器材的创造）十分宝贵”。通过训练，广大指战员对渡江作战充满必胜的信心，纷纷争当渡江突击队。他们表示：“困难吓不倒我们，长江天险挡不住我们。只有前进，没有后退！一定要把红旗插上长江南岸！”“英雄比英雄，江南会英雄；人人当英雄，江南立大功！”

架桥修码头，天堑变通途

国民党军溃逃时将公路、桥梁、运河、码头等基础设施破坏严重。华东支前委员会要求江淮、皖西和豫皖苏各地道路及交通设备破坏者必须大力修复，完好者必须保持畅通。数以万计的民工组成抢修大队，在“修好铁路过长江，大军过江捉老蒋”的战斗口号鼓舞下，积极性高涨。被国民党破坏的淮河铁桥一时无法修复，民工们用当地群众支援的2500余艘木帆船，在淮河上架起10余座浮桥。3个月时间内，在浮桥上通过的汽车就有3300多辆、炮车2000多辆、马车2.4万余辆。扬泰地区群众共修筑能通车的公路1169公里，桥梁95座，疏浚河道5条，修筑小路不计其数。各县成立修筑委员会，一面突击组织铁木材料，一面动员民工积极参加，干部带头食宿在桥头路边，和民工一起日夜奋战。男女老少齐出力，有的儿童团也上阵，呈现出不怕困难的非凡勇气和不知疲倦的冲天干劲。

据第三野战军统计，短短三个月内，人民群众先后协同铁路职工修复铁路210余公里，修复主要公路干线2000余公里，修复桥梁近千座，沿公路、铁路架设长途电话，构成良好的通信网络，还架设数百个大大小小的兵站、粮站、船场及临时医院等，形成一个庞大的后勤供应和运输网络，完全达到“要人有人，要船有船，要粮有粮”的要求，不仅为人民解放军的渡江作战提供有力保障，而且对尽快医治江北地区战争创伤、恢复生产以及满足江南解放后的物资供应发挥重要作用。